

【第十八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首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結冰、解渴、排水、沖洗〉

作者：陳柏煜

1

卑南語有四個母音：a、e（讀音婀）i、u。像四種鳥在子音的枯枝草莖中任意下蛋。也像白麻糬滾上糖芝麻花生粉彼此不沾黏在一起。第一週的功課：找出各母音出現在字首、字中、字尾的例子。比如，apuy、vulay、maca。（火、漂亮、眼睛。）比如，udung、puran、cau。（嘴巴、檳榔、人。）那金色眼斑在毛毛蟲身上前後移動。像吸管中的珍珠，我用嘴巴感覺它的位置。母音 o 在外來語中出現。過去的族人聽見那異樣的 o 是在什麼情境之下呢，o 會使訊息敷上特殊的情緒嗎？一個人的說話流露出過多近於 o 的發音會洩漏他的外來者身分嗎？馬戲團的吉普賽人帶來馬康多沒有的冰塊。

出生成長在九〇年代的台北，我沒有注意到自己生活在一個語言扁平的世界。在學校、在家裡，中文通行無阻，我用它學習、溝通、表達需求，我用它獲取認同、攻擊與防衛。小學的高年級加入了英文課，在那之前，我與我的同學多已在補習班先修了兩年；它不過是另一門學科。其時家用電腦開始普及，學校開設電腦課，教學如何架設個人網頁，使用 Office 與非常好色，我在這樣的漸層色中進入青春。幾乎比同學與我的成長更快，電腦與英文向更低的年齡扎根，平穩而全面。然而這僅是讓一個語言扁平的世界加上新的塗層。在島的另一邊，卑南語分四種方言：南王卑南語，包含 Puyuma、Papulu 兩個部落；西群卑南語，包含 Mulivelivek、Danadannaw、Alripay、Pinaseki、Likavung、Tamalrakaw 諸部落；建和部落與知本部落，獨有他們的方言。

學習卑南語的第一堂課，老師會問：你是哪個部落來的，ulra i iyan nu dekalr？班上有來自南王和知本的族人。染髮的同學表情茫然，到了下一節課才和老師回報，我來自初鹿部落——大概是趁課間傳訊息，向家人確認了身世。我跟著滾滾來上學，自然就算在一塊，來自建和了；老師對原民台工作的漢人女生說，「妳先跟我學建和的話吧。」會這麼問，主要是避免初學的我們，把不同系統的詞彙與發音記混了。可是又不僅如此。你得先把「我在說誰的話」放在心裡。扁平世界的語言是表達的工具，同品牌的瓶裝水，哪一家 7-11 買都是一樣的，使用者自由匿名地登入登出，「誰正在使用什麼語言」並不是問題。但卑南語的地域與人口很狹窄，老人家能從一個人的說話知道，「啊，這是來自知本的孩子」、「啊，這是建和的孩子」。我的課本上有一張地圖，標記了各部落相對的地理位置。我用紅藍黑黃的色筆圈出他們的方言。四個顏色清晰地簇立像小丘陵。學習語言的同時也要同時學習如何當個 Kasavakan 的孩子。

晚上七點是我和滾滾的會話練習時間。學習語言的第一階段，都有例行公事的成分：點開線上教材、嘗試閱讀、查單字、跟著老師的錄音複誦。像要煮一鍋咖哩，削胡蘿蔔、削馬鈴薯、削蘋果。我總是把這工作搶去做，滾滾認為那是我的貼心，可是我也確實喜歡，像某種作畫方式將顏色從靜物上刮除，蘋果由紅色而綠黃色，馬鈴薯褐色而白色，胡蘿蔔總是胡蘿蔔色。握著它們舒服的手感與消磨時間的幸福，完美地融合沒有分界線。削蔬菜其實也很像上健身房，只是前者把皮去除掉，後者把肉穿上來。

熟悉課文後，滾滾指派我念其中一方的台詞，開始會話練習，然後交換。大多時候還算順利，只有一次，滾滾做得太過火，觸發了我體內的「抗體」，我拒絕繼續練習。「為什麼你今天要怪腔怪調！」我說。滾滾覺得他只是更投入而已。生活化也好，情境化也罷。他拿起廣播劇女演員的架式：「*vi'as na kadaw, pusarisaring ku pakirev.*（太陽炎熱，我的汗流個不停。）」聲線忽高忽低像一隻醉酒的蜜蜂。而我應該要接：「*niya, iculi diya kana himpu nanu saringan.*（拿去吧，用毛巾擦擦你的汗。）」但我被那個「演」的成分嚇住了。也因為對「台詞」不夠純熟，中間屢屢需要停下來看清楚，然後花更大的力氣撞進表演的狀態。當時我一時跟不上那高張的情緒，突然有一種被別人盯著小便的感覺。我說：「你這樣讓我很有壓迫感，我念不出來。」

有那麼一瞬間，滾滾的表演讓我再度回到十歲。死不肯開口的我，身體僵硬，心裡發著抖。那是在伯朗咖啡廳上家教英文課，面前是蓬蓬鬢髮、戴小圓框眼鏡耐心的 **Brenda** 老師。平時我是十分喜歡 **Brenda** 老師的，甚至會求媽媽（我不好意思）將我喜歡的英文鯊魚讀本與打油詩拿給她分享。等待我開口時，**Brenda** 老師身上散發出一種混雜的氣味，現在回想應該是某種香水的後味與口腔芬芳的糖果或噴劑的綜合。我感覺她就像一朵花。一朵肉食性的花。

陪課的媽媽明顯有點尷尬，棉裡裹鋼地出聲催促。念一下就過去了，沒那麼「生死攸關」。她不知道，小孩子對被迫表演特別敏感，其實是出於不大能夠分辨現實與「暫時搭造出來的學習情境」，端出一個不屬於他或她的樣子，不但非常不踏實，更近乎欺騙；小孩子對黑與白的道德要求，特別敏感。另一方面，也有生物本能的害怕：在英文如母語般流利的 **Brenda** 老師面前，我幾乎手無寸鐵，連造句的能力都沒有。雖然現在她是老師、我是學生，這也只能保證她不會張口咬我，不能消除一頭小羊面對猛虎的恐懼。

我的回話在不懂示弱的喉嚨中就像小羊一溜煙地跑了。「那我們就一般地念。」滾滾說。「'au ku, miinada u da danum? (我很渴，你有帶水嗎?)」

「ulra, 'au diya. (有，你先喝吧!)」鬆了一口氣的我是這麼回答善意的 Google 小姐。

### 3

夏天進入下半場時，翻譯詩集的工作也進入尾聲。一條條紫色與泥土色的底線筆記，提示哪裡已經多次耕耘；或許再一次也不嫌多。理想的情況是，在台北就把它解決，然後，泳池邊把自己脫個精光那樣，全心投入部落生活。但到了最後一刻，我還是把譯稿與卑南語的筆記本一起放進行李箱，扛上建和的後山。帶著這本美國詩人頗學院派的詩集，讓我覺得行李箱裡好像有隻扭來扭去的短吻鱷。(要是牠逃出去該怎麼辦？——屏東還真有一條鱷魚溪。據說是有一年水災沖毀了養殖場，流失的三十尾公母鱷魚，在東港河流域開枝散葉，萬巒、萬丹、內埔、潮州都有目擊的紀錄。以前只要騎車過橋，我總會多看一眼枯水期河道雜亂無章的草叢。)這是無人知曉，屬於我自己的驚扭。印在紙上的詩，看久了還真的挺像填飽肚子趴著休息的爬蟲類，但畢竟不會咬人交配又產卵。那麼，把它說成一種錯誤的內餡，或許更合適。

我是一個來學習卑南語卻包著錯誤內餡的人。來自加州的英文詩，鯁在我的喉頭，和眼前爬滿蝸牛的射馬干山很不搭調，我幾乎是一邊護著它、當心它落跑，一邊假裝它並不存在。有一個晚上，獵人們在戶外撥炭火烤肉、煮水鹿肉湯，我躲在房間，東摸一下原文西摸一下譯詩，心裡充滿罪惡感，簡直像剛學會手淫而神情鬼祟的青少年。走出房間和大家喝啤酒('au 是喝，cemekel 是專屬酒的那種喝)，大家問我剛剛在忙什麼。開會，我說。

下午我們和 Cokim 姑姑約好，一起將滾滾寫的詩譯成卑南語。滾滾事先準備了濃縮稀釋的「白話版本」。實際的做法包含兩種工程：第一，加強因果關係，為特技般疊起來的句子，綁上穩固的尼龍繩；第二，對精省的修辭方法進行排水，讓原先隱沒的名詞動詞裸露出來。有職人精神的滾滾監工，連用來和姑姑開會的這份草圖，也不是放棄詩意、口無遮攔的「大白話」。扎實流暢的新版我立刻愛上。它讓我想到了，自己翻譯英文詩遇上不明朗的句子時，也會採取相似的策略：將它重寫成與自己能夠交談的語言。化敵為友。卑南語裡的敵人('alra)經過一次重疊卸下武裝，變成'alra'alra，旅人。

我也想起小時候學英文，將 Brenda 老師口中的英文在心裡轉為中文。就像有個虛線的 Brenda 老師適時出現，一名分身，一名旅人。而我心裡知道這是偷吃步、是

可恥的壞習慣，因此每當完成應答，我就急著把考卷邊緣的計算，把鉛筆線的 Brenda 老師擦個乾淨。直到進入英文系，當我對這門語言更加精熟、開始「能用英文的邏輯思考」之後，翻譯的橋才簡省成模糊的影子。但其實它還在原處，做為某種理解的停頓。就像樓房原地重建，我有時感覺，介於兩種成品之間的小窪地，才是待起來最舒服的地方。

#### 4

姑姑說她想替部落老人出一本書。什麼樣的書呢？我們問。什麼樣的書都可以。老人希望看見自己的人生經驗、記得的故事，保留在書中；他們不時就問，書呢？書呢？

剛開始我以為重點在於語言與文化的推廣，於是熱心地提出細緻複雜的編輯企畫。後來聽姑姑感慨地說，去年又一位她常請教的 mumu 過世了，來不及看見我們醞釀的成果。不是盡善盡美的創作，我才明白姑姑想的是，讓他們看見。我以前沒有想過，書有這樣的可能。

過去部落進行過好多次調查計畫與文史採集。由於人力不足，團隊又各自朝向不同的目標前進，老人的話語，一部分寫進成果報告書，大部分封存在數量龐大、未經整理的錄音檔。就像對著一座沒有回音的山谷說話吧？我想像那些話語在小匣子裡撲撲拍翅、尋找出口，漸漸疲憊不堪而安靜下來。

聽了姑姑的話，我思考著表達知識、挖掘記憶、發出聲音，隱然存在著僵硬的方向性：擴張、向他人前進。可是老人們「書呢？書呢」的追問，說明那不盡然是給的欲望。我們對自己給出的東西仍有需求。我們需要和自己的話語相處。姑姑想出什麼的書呢？我開始想，說不定也能將自己收受的教導與見聞寫下來，回贈給聲音的主人。的確有這種可能。

幾乎就在我們打包離開的那天，秋天來了，隨著釋迦採收的結束，滿天飛舞的蒼蠅不知去向。一走出房門，我立刻想到「秋高氣爽」這句成語，也是它讓我注意到，蒼蠅不見了——那種感覺很難形容，有點接近開過洗車隧道的那一刻，日久累積的灰塵與水垢都不在了，隨之闖進心裡的是廣闊與不安全感。於是「秋高氣爽」變得像擦得太乾淨的玻璃，我暫時沒辦法享受它美好的一面。唯一留下的蒼蠅是捕蠅紙上的死蒼蠅。它們都沒有聲音了。不知為何失去聲音似乎比死這樣的事實更值得同情。想了想，也許是因為它們任一的死，對周遭幾乎不造成影響，但它們的聲音會；聲音確實在改變環境。（當然不時會停附、或以魯莽的飛行撞擊我們，蒼蠅也有這種形式的存在感。）下山時，我在前傾、晃動の後座查單字。蒼蠅是 ngangalaw。飛行是 muvii。就在我查詢「聲音」要怎麼說時，一個例句出現在螢

幕上，如此貼切說出了一個出神的時刻，就像坐在高速行駛的車上，近處的事物被拉成抽象的線條，而遠處的事物卻格外清晰：

uniyan ku lra angeangera kinger da duma lrengaw, malalup ku lra ulra diya cau mahuwaahu kani i nguwanuwayan.

（忘了所有的聲音，忘了所有眼前晃動的人。）